

大師之風

懷念恩師浦薛鳳 (下)

兼記大學讀書生活

●周道濟（前台大教授兼訓導長，文大政治研究所教授兼所長、中外雜誌特約撰述委員）

神仙眷屬滿門桃李

我在政大攻讀碩士及博士期間，由於相當窮苦，很想在刊物上投稿，以賺點稿費，但不敢輕於嘗試。馬起華兄一馬當先

該論文集係於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日出版，拙文以後刊載於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出版的「民主潮」，逖師過目後，十分高興。

，在香港民主評論登出文章，稿費頗為優厚，使我甚為羨慕；不久，楊樹藩兄也在

台北市南京西路一段，那時，逖師還不認識我。他在政大任教時，已遷居到臨沂街

員、江蘇如皋縣立女子師範校長、江蘇宜興縣立女子中學教員兼訓導主任、杭州浙江省立第一中學教員；來台後，當選為台灣省臨時參議會參議員（為當時唯一外省籍之省參議員），又曾任婦聯總會常務委員、台北市分會主任委員以及台北市復興小學董事長等職。

(下) 鳳薛浦師恩念懷

台北的大陸雜誌發表了文章。我決定急起直追，先後在民主評論、大陸雜誌、自由中國、民主潮、民主憲政及政大專報等刊物發表了不少作品。每刊出一篇，我必恭呈逖師賜正，逖師為之莞爾。一九五七年，我曾寫成「讀浦著政治權力之構成與保持」一文，介紹逖師在「國立政治大學三十週年紀念論文集」中發表的一篇論文（

他住在臨沂街時，與政大師生的交往最多。由於逖師與政大政研所的老同學們漸漸有了濃厚的師生情誼，透過這層關係，我們也認識了浦師母——浦陸佩玉女士。浦師母是江蘇省宜興縣人，畢業於南京江蘇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，為張默君校長之得意高足；曾任北平香山慈幼院教

浦師母是一位和藹慈祥、精明能幹、而又很重視感情的偉大女性。正如逖師所言：她是「有美德而具才華，喜自儉而樂助人。」（見一九七九年台北出版：「祝嘏與慕思」一書之「合刊緣由」）逖師與師母係於一九二九年結褵，自是以來，互相扶持，伉儷情深，過著十分幸福的生活，二人都非常得到我們同學的崇敬愛戴。

我們這些研究生於課餘之暇，有時也到逖師的寓所去請教。我常和馬起華兄一道去，如逖師在家，我們便請教一些學業上的問題，逖師固長於條分縷析，更長於畫龍點睛，我們的茅塞於焉洞開。如逖師外出，而師母在家時，她一定留我們坐下

來，細心垂問我們的生活起居，娓娓而談，毫無倦容，有時還以點心款待。記得有一次，師母準備了很多菜餚，堅留起華兄和我用午飯；我們對逖師有七分敬，也有三分的畏，這次午餐由於逖師不在場，而師母又善於勸食，故我們二人吃得特別香特別多。那時候，起華兄和我都是一人在台，我們對師母這種家長式的厚愛，是非常銘感的。

那幾年，每年聖誕節的晚上，逖師的寓所都有一次盛大的宴會，餐會的主人是逖師與師母，而實際主持者便是師母，至於客人則是政大政研所的全體學生，也為我們所敬愛的鄒文海老師和呂春沂講師亦一定參加。我們大家談天、打橋牌、下象棋或圍棋，用自助餐、一盤又一盤，飯後甚至有人唱起京戲來，好不熱鬧開心！如是，從下午六時，一直要鬧到晚上十點多鐘，才各自離去。另外，逖師在台時，我

們政研所同學，每年欣逢逖師華誕，也採用「羅漢請觀音」的方式，舉辦祝壽宴會，恭請逖師、師母光臨，其盛況亦令人回味。

師生重聚多方請益

我於一九五九年八月成為博士候選人後，同年九月，便隨張曉峰先生至陽明山莊服務，同時兼任政大副教授；一九六〇

年十二月，獲得博士學位。一九六一年七月，我與張碧波女士在台北市公證結婚，不久，承曉師的賜助，於同年冬赴美，內人亦偕行，住在紐約市。一九六四年夏，我由美返國；內人則於同年九月離開紐約，先去美國南部，後又到了洛杉磯，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底始返台。在美期間，我曾任哥倫比亞大學助理研究員（Research Assistant to Prof. L. Carrington Goodrich, Director of the Ming Biographical History Project, Columbia University, N.Y.C.）和聖若望大學副研究員（Research Associate of the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, St. John's University, N.Y.C.）。內人則半工半讀，曾於哥倫比亞大學及南加州大學等校進修；無論是在紐約，或在洛杉磯，她都供職於同一家美

國保險公司（The Travelers Insurance Companies），工作表現很好，甚得該公司主管們的贊揚，並曾發予獎狀。

一九六二年八月，逖師應聘赴美講學，師母同行。逖師先在印第安那州之漢諾瓦學院（Hanover College）授課。自一九六三年一月起，至一九七一年夏，則均在康乃狄克州之橋港大學任教，並被聘為卓越教授（Distinguished Professor），位極尊榮。我旅居美國期間，曾於一九六四年春，與李厚白兄連袂由紐約市專程至橋港晉謁逖師與師母。他們的住所位於一座巨大校舍的整個二樓，甚為寬敞。那天，正是大雪初停，師母準備了許多菜，我們用過午飯，在那裡盤桓很久，逖師還領著我們在海邊的樹林中散步了一刻。是年夏，我離開紐約後不久，內人於八月間亦獨自去過橋港，探望逖師與師母，受到他們親切的款待。

我於一九六四年夏返台後，即應聘擔任中國文化學院教授兼政治系主任，後來又曾兼教務長、秘書處處長、政治研究所所長等職，共在文化任教凡二十六年。一九六八年七月，奉王雲五老師之命，我辭去文化學院教務長之職，來到台灣商務印

書館服務，曾任該館總經理兼總編輯（王雲五老師任董事長），惟仍擔任文化教職。一九七四年，我辭去商務印書館的職務，轉往國立台灣大學擔任專任教授，以後曾兼任該校三民主義研究所所長及訓導長等職。這期間，我亦曾在其他大學兼課；其中濫竽政大教育研究所博士班「中國文化教育研究」一課講席，約有十五、六年；同時，我也曾任台北中央日報及中華日報的主筆。內人則於文化、銘傳、國防管理學院（原財務經理學校）等校任教，授統計學。

一九六八年夏，逖師與師母曾短期返台，逗留了將近二個月，使我又多了幾次直接請益的機會。那時我剛到商務印書館上班，記得是七月十七日吧？政大政研所畢業同學在台北市濟南路僑聯賓館舉辦晚宴，歡迎逖師與師母，鄒文海老師亦在座，情況十分熱烈。一九七〇年初，爲了慶祝逖師七秩大壽，我曾寫了一篇文章：「介紹浦薛鳳先生著政治論叢」，此文原載於一九七〇年二月一日出版之「東方雜誌」，後又由香港時報及自立晚報等報刊轉載。逖師以後常提到此文，並有所誇獎。

一九七一年七月底，逖師與師母離開

橋港，遷居紐約市。是年也，逖師雖已屆退休年齡，但由於聖若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薛光前博士之堅邀，乃前往該中心擔任客座教授，並於同年九月，開始授課，如是，直至一九七四年七十五歲時爲止。

喪妻喪子人生至痛

一九七四年秋，逖師與師母由紐約市遷往洛杉磯，過著悠閒的退休生活。我則離開了商務印書館，轉往台大任教。不幸的是：其時師母的身體似乎已不太好；三年後，即一九七七年九月三日，師母竟以肝癌去世，享年七十四歲。逖師與師母結婚凡四十九年，彼此之間的感情老而彌篤，師母的仙逝，對於逖師的打擊，其沉重可想而知！逖師有「悼念佩玉」一律曰：「千呼萬喚竟仙遊，笑貌歌聲憶夢求！服務勤勞無愧怍，相夫教子備溫柔。悲歡離合嘗滋味，貧賤榮華視水流。倘有天堂祈永聚，來生願再結鸞儷！」（見「祝嘏與慕思」一書中「個別回憶錄」第四十頁）誠發乎至情之詩也。後來，我曾寫成「我對浦師母的追思」一文，刊於「祝嘏與慕思」之「個別回憶錄」中。緬懷師母的嘉

言懿行以及對學生的愛護，使我黯然神傷，不能自己。

一九七七年十月，逖師在美忽接台灣商務印書館董事長王雲五老師的來信，切望逖師達觀節哀，變換環境，並堅邀他回台擔任其親自兼任的總編輯一職；旋又函電交催，情辭懇切。逖師乃復函應聘，並以一年爲期。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，逖師獨自飛來台北，很多政研所老同學均往機場迎接。一九七八年這一年間，逖師係住在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巷內的雲五圖書館，工作地點則爲重慶南路的商務印書館。我時常去探望致候，並奉送一些食品，如燻鱈魚、水果等，師生之間不啻重溫舊夢。那年夏秋之際，逖師曾因病住進醫院，同年十二月底，他遂依照聘約，辭去該館總編輯之職，返回洛杉磯，恢復自己的撰述工作。

自一九七九年以後，逖師即定居在洛杉磯。他是一個人住在一幢具有前後院（有樹木花草）的普通房屋中，其女公子麗琳則住在附近，以便照料。浦小姐有文才，極孝順，素爲親朋所敬重。逖師的晚年生活，有了她的照料，是頗有安全感的。（逖師後又請了一位華籍老婦協助處理家

務。

一九八二年夏，「中華民國教授訪問團」至美國及加拿大訪問，我被推為團長，途經洛杉磯時，曾電話聯絡，惜以行程匆匆，未及當面請益。一九八二年秋至一九八三年夏，我以訪問學者身分在日本東京大學東洋史學科從事研究，逖師來示，多所教誨。

一九八四年十二月，逖師次公子大邦先生重來台灣，出席行政院同步輻射研究中心指導委員會，在議席上心臟病猝發不治，年僅四十九歲。大邦先生為馳譽國際之科學家，英年早逝，使逖師悲痛萬分。

往事歷歷音容宛在

一九八六年二月間，內人赴美，看望她在大學時期的一位女同學。逖師於事前，即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五日，曾來示云：

「碧波究於何時啓程？大約何時可抵洛杉磯？盼早預告。我此箋並不是『催』，而祇是由衷表示竭誠歡迎。」因此，內人於抵達洛杉磯時，即先去拜候逖師，並在其寓所住了幾天。對於逖師的感情，內人至今仍感念不已。一九八六年七月，逖師又

短期回台一次，住在台北市金華街清華大學會館。我當時在台大除授課外，尚兼訓導長之職，事務煩雜；而逖師心情似乎也不太好，故逖師那次來台，我與內人雖曾拜謁過他，但請教機會並不多，今日思之，殊感遺憾。

一九九一年春，我提前於台大退休，時年剛滿六十四歲。我在台大任教將近十七年，至此，我的教書生涯也就畫上了休止符。是年五月底，我與內人來到加拿大，寓居於溫哥華。我一如既往，與逖師時通音問。多少年來，逖師有一個了不起的風範，就是有信必回，而且回得很快。（張曉峰先生也是如此。）逖師賜給我的信件，我都儘量地加以保存。記得在一九九三年以前，逖師在寄給我的聖誕卡中，都是親筆用中文書寫祝賀字句並簽名；但自一九九四年底起，在他給我的賀卡上，除已印好的英文賀詞外，只加蓋了「浦薛鳳敬賀」五個字的紅色印記，由是我知道逖師的身體大概不如以前強健了，內心十分擔憂。

一九九五年十月，我曾接受心臟血管繞道手術，結果非常良好。那年十二月底，我又接到逖師的一張賀卡，內中寫有一

祝早日康復，新年如意。九個中文字，細看字跡，分明是他人代寫的（我認得出逖師的筆跡），這使我泫然淚下，大為感動。我接到逖師的最後一張賀卡，是一九九六年底從洛杉磯寄出的；一九九七年一月八日，我收到此卡，當時還不知道他已於一月七日仙逝了，痛哉！

猶憶逖師與師母在一九七一年夏間，曾同遊歐洲，並寄給我一張風景明信片，其上印有德國科隆（Cologne）大教堂雄美建築的彩色照像，逖師在卡片的另一面，曾略告暢遊歐陸的情形，當時的逖師與師母是多麼愉快啊！我在一九七九年夏，曾前往歐洲觀光，到過西德的柏林與漢堡。一九八七年夏，我赴西德波昂參加一個會議，也順便遊覽了科隆、法蘭克福、漢堡、慕尼黑等地。當我一走進科隆大教堂，立刻就想起逖師與師母十多年前也來過這裡，而且還賜寄了一張風景卡片。人與人之間感情的微妙，確有如此者！往事歷歷，如在目前，回想起來，頗有幾分傷感，而益增我對逖師的懷念。我今年已七十有三矣！談不上有什麼成就，對逖師多年來的栽培，實在慚愧！

逖師學貫中西，識透中外，而對於政

治學與西洋政治思想，尤有精深獨到之研究。他的治學雖極謹嚴，但著重融會貫通，以探求原理原則，而不刻意斤斤計較細微末節。一九七八年七月三十一日，台北英文中國郵報 (China Post) 有一篇介紹遜師的文字，稱譽遜師為「中國頂尖的政治學權威」China's top authority on political science)。「一位世界著名的學者」(a world famous scholar)，且被西方人士冠以「中國的拉斯基」(China's Laski)的雅號，洵非虛譽。

遜師已出版的中文著作很多，據我所知，有：(1)西洋近代政治思潮，(2)現代西洋政治思潮，(3)政治論叢，(4)政治文集，(5)戰時論評集，(6)修養楷模，(7)太虛空裡一遊塵——八年抗戰生涯隨筆，(8)相見時難別亦難，(9)萬里江山一夢中，(10)不知何處是他鄉；另外尚有詩集「沙裡淘金滄桑鴻爪」及「音容宛在」等。英文著述亦不少，其中 Freedom From Fear (免於恐懼之自由)暢論世界安全之最低條件，尤為世人所重視。又，遜師生平有寫日記的習慣，自九歲開始寫日記，幾持續達九十年，未嘗中斷。這些日記，如能加以整理出版，必大有助於現代史的研究者。

戲言戲

李能宏著

定價新台幣陸佰元

聖文書局代售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號

您看戲嗎？您唱戲嗎？您教戲嗎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這部「戲典」您不可不看。

第一部戲曲鉅著，六百七十頁，名貴照片百張，內容精彩。定價六百元，值得您細品珍藏，中外雜誌讀者獨享八折優待。

六大內容：

戲劇評析：大陸各劇團（京劇、越劇、河北梆子、豫劇、崑曲）以及台灣伶、票各界演出的精彩評論和評析。

幾則懷念：懷念蕭長華、金少山、楊榮環、厲慧良、關肅霜等名伶，對其精湛的演技及家世，有細膩的描述。

名伶軼事：本篇蒐集了許多名伶的軼事趣聞、學藝經歷、生活瑣聞、篇篇精彩，生動有趣。

幾則憶往：內容有煙台平劇憶往、正風劇團憶往、淺談上海戲曲學校和台灣早年最負盛名的願正秋劇團，使您回味無窮。

菊壇報導：大陸名演員首次來台講學報導、台灣舉行兩屆卡拉OK國劇大選賽實況報導及得獎名單。

介紹名伶：介紹兩百年來名伶及大陸歷屆梅花獎、金獎、大競賽得獎名單，台灣各劇隊金像獎得獎名單，便於查閱參考。